

驿站长

[俄] 普希金 著 冯春 译

Tulips 郁金香译丛

四川人民出版社



Tulips 郁金香译丛

驿站长



★ 俄] 普希金 著
冯 春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韩 波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A. C. ПУШКИН
РАССКАЗЫ

本书根据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VI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1950 版译出

驿站长

普希金 著 冯春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新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57 千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3817-8/I·580 印数: 10000 册

定价: 全套 (5 册) 50.00 元 每册 10.00 元



主编絮语

杨武能

按照构想，“郁金香译丛”该是一个世界文学小文库。它将选收除我国以外的东西方文学名著，而且还要力争都是一流的佳作。

篇幅方面，考虑到当今人们大多余暇有限，则着眼于小，也就是说每一本都争取不超过15万字。因此，译丛中除中短篇的全译，也会有一些精选本。

之所以要“小”，除去时间方面的原因，还考虑到书价：眼下的中国，出豪华本、精装本、大部头和文集、全集，几已成为时尚。这个现象当然未可厚非，因为它既能显示一些出版社的魄力、实力，展现国家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还构成了社会稳定、文化昌明的一大景观。只不过一窝蜂这么干，便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书价普遍太贵。广大读者，特别是一般青年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常常便只能望书兴叹。我们编选出版这个篇幅小、价格低，然而内容却力求精彩和经典的译丛，正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文学爱好者的需要。

为真正做到“精彩和经典”，笔者不只邀请省内外一批于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卓有建树的朋友参加工作，而且入选作品的译者多为一流。这样，相信既对得起我们所介绍的文坛大师，也对得起我们的广大读者。

为了给译丛取一个好听又有意义的名字，我和朋友们真是绞





尽脑汁，什么“播火者”，什么“新世纪”，似乎都已用滥，都不再合适。最后，还是聪明的责编朱蓉贞女士想出了郁金香这个花名，在我看不只贴切，而且不同凡响。众所周知，郁金香是一种生长在中近东、北非和欧洲的世界名花，特别是地处北欧的荷兰，更享有郁金香之国的美誉。此花一朵一朵形似欧美国家常用的高酒杯，色彩鲜明、艳丽，姿容华贵、高雅，有与我国的荷花相似的气质。单独一种甚至一朵郁金香就已十分耐看，林林总总地、大片大片生长在花畦中、田野上、园林间，更是蔚为壮观，令人一见尘念俱消、心旷神怡。郁金香三字刚从朱女士口中吐出来，我脑海里立刻闪现出德国著名游览地罗滕堡的一处园林，以及多年前我第一次面对一大片五色缤纷的郁金香的美好回忆……

我们希望，在包括您在内的各方面师友的关怀、帮助和支持下，我们培育的这些可爱的小花能茁壮成长，健康繁衍，最终变得来一丛一丛，一片一片，有朝一日也真正变得蔚为壮观，为我们的文学百花园增添几许生气和艳丽。

1997年8月10日 锦水河畔 四川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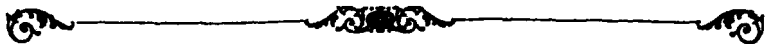
译 序

普希金（1799—1837）是我国读者熟知的一位俄国诗人，但他在散文（包括小说）、戏剧等方面的成就同样巨大。杰出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指出：俄国文学“是从普希金开始的”，“在普希金以前，却绝对没有俄国文学”；“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这里所指的文学，当然不仅指诗歌。从各方面说，普希金都是俄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不仅在诗歌领域，而且在小说、戏剧、文学理论等方面。

普希金的小说创作始于1827年，而在30年代达到高峰。《别尔金小说集》写于1830年，《上尉的女儿》写于1833年，而这时候，在西欧，德国的歌德刚刚完成《浮士德》第二部（1831），法国的巴尔扎克是普希金的同龄人，这时候刚刚写出《欧也妮·葛朗台》（1833），《高老头》还没有出世，雨果还处在创作的初期，只写出一些诗歌和戏剧作品，斯汤达刚刚完成了《红与黑》（1830），英国的拜伦刚刚在20年代写作《唐璜》（这时普希金已在开始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由于过早地夭逝，未及完成便离开了人间。虽然俄国文学起步比较晚，但作为俄国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却是和欧洲最早的一批杰出作家处于同一个时代，他的成就足以和欧洲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家相提并论。

普希金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诗人和作家，他以讴歌自由的





诗歌使文学介入社会生活，他无情地鞭挞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农奴制，使他的诗歌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号角；而他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也最终在 30 年代完成。普希金的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他的诗歌有许多主题，如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自由诗歌、爱情诗、友情诗、诗人主题、俄罗斯大自然主题等，但是诗歌的主要功能在于抒情言志，有它的局限性，要表现历史事件、人物性格、心理活动、铺陈故事等都有限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普希金在 30 年代便下决心“降低身分来写朴素的散文”，潜心于小说的创作。从创作思想上说他的小说是他的诗歌主题的继续与深化，从创作道路上说，小说体裁有助于他最终完成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使诗人的思想探索得到进一步的深入。

普希金的小说，主要的有包含五个短篇小说的《别尔金小说集》、《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别尔金小说集》中尤以《驿站长》最具文学价值，它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小人物主题，以满腔同情描写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遭遇。小人物的主题后来在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作家笔下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大特色，也表现了俄罗斯作家的民主性，他们同人民的接近。《别尔金小说集》是一部优美的抒情散文。《射击》描写军官的生活，《棺材店老板》细腻地刻画了小商人、小市民的心理，而《暴风雪》和《打扮成农家姑娘的小姐》则轻松活泼地演出了 19 世纪初叶俄国乡间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喜剧，读来常令人忍俊不禁。

《上尉的女儿》是一部表现 18 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小说。由于沙皇连年对外征战，对内横征暴敛，实行最黑暗的统治，以致民不聊生，于是 1773 年爆发了普加乔夫起义。起义遍及雅克河、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广大地区。并占领了喀山、萨拉托夫等重要城市，给沙皇专制统治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普希金的诗歌中对





于沙皇的专制主义早有抨击，他对普加乔夫起义的传说怀有很大的兴趣，在查阅了这次起义的档案后，更发现材料非常丰富。他亲自到奥伦堡、喀山、别尔达等普加乔夫起义经过的地方去考察，访问了参加或目睹起义的老人，收集有关民谣，终于写出了这部直接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这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在普希金笔下，普加乔夫并不像沙皇政府所宣传的那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是到处烧杀掳掠的强盗，而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知恩报恩、赏罚分明、作战勇敢、善于指挥、性格豪放的农民起义领袖，他和民间传说的普加乔夫是比较接近的。从小说中我们看得出，尽管普希金并不赞成这次起义，但他对普加乔夫是怀有敬意的。

普希金的小说非常朴实，它没有夸张，没有矫饰，没有多余的笔墨，朴实得像一幅白描，像民间的木版画，但他的故事却是动人的。作家往往像一个成功的讲故事人那样，对听众（读者）亲切如实地讲述一个故事。他娓娓道来，把听众紧紧地吸引住，时而让他们为主人公担忧，时而让他们破涕为笑。他的亲切、诙谐、动听常使听众如身临其境，在朴实中透露出生活的真实。正由于朴实，没有多余笔墨，这就使他的小说具有高密度的大容量。一部《上尉的女儿》只有短短十万字，可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抵得上一部三十万字的小説。朴素、简练、真实、亲切——这是普希金小说的美学特色。

现在我们把这两部小说呈献给广大爱好外国文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从中得到一次美的享受，希望它对于提供读者的外国文学素养有所裨益。

冯春

1997.7. 上海





目 次

主编絮语·····	(1)
译序·····	(1)
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	
出版者的话·····	(3)
射 击·····	(7)
暴风雪·····	(22)
棺材店老板·····	(36)
驿站长·····	(44)
打扮成农家姑娘的小姐·····	(57)
上尉的女儿·····	(79)



故伊凡·彼得罗维奇· 别尔金小说集

普罗斯塔科娃夫人：亲爱的先生，他从小就爱听故事。

斯科季宁：米特罗方很像我。

——《纨绔少年》



出版者的话


我们在筹备出版这本准备献给读者的伊·彼·别尔金小说集的时候，很想附上一篇介绍已故作者生平的短文，以多少满足我国文学爱好者的正当要求。为此，我们曾去向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特拉菲林娜讨教，她是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至亲，也是他的遗产继承人。可惜，她无法向我们提供有关别尔金的任何情况，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死者。她建议我们向伊凡·彼得罗维奇的老朋友，一位可敬的先生求教。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我们去了信，并且收到下面这封令人满意的回信。我们未作任何修改，也不加任何注释，把它发表在这里。这封信既是一种高贵见解和感人友谊的珍贵文献，同时也是一份十分翔实的传记材料。

某某先生台鉴：

本月十五日之华翰已于二十三日奉悉。您于信中嘱我详告已故敝挚友与邻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生卒年月、职务、家庭情况及职业与性格，我十分乐意为您效劳。亲爱的先生，现将我从他的言谈中以及本人的观察中所能记忆者奉告如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 1798 年生于戈留欣诺村，其父母





都是高尚的正派人。其已故父亲彼得·伊凡诺维奇·别尔金准校娶了特拉菲林家的彼拉盖雅·加甫里洛夫娜小姐为妻。他不算富裕，但也可算小康，并善于管理产业。他们的儿子在一个乡村教堂管事那里受到初等教育。想必由于这位可敬先生的尽心教诲，他养成了阅读习惯，培养了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1815年他进了步兵猎骑兵团（番号我已无从记起），在那里服务到1823年。他的父母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相继去世，他因而不得不退伍回到故乡戈留欣诺村。

伊凡·彼得罗维奇开始管理家业。由于他缺乏经验，心肠又软，很快就放松了管理，松弛了亡父建立起来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农奴们对办事认真而机灵的村长不满（这是他们的习惯），他把村长撤掉，叫一个年老的女管家去管理村子，她因为善于讲故事而博得他的信任。这个糊涂的老婆子连二十五卢布和五十卢布的钞票都分不清，她是所有农奴的干亲家，大家都不怕她。他们选出的村长竭力纵容放任他们，和他们狼狽为奸，迫使伊凡·彼得罗维奇用一种很轻的租赋来代替劳役；即使是这样，农奴们还欺负他软弱，头一年就故意要他优待，此后几年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租缴的是胡桃、越橘之类的东西，而且还要赖帐。

我是伊凡·彼得罗维奇亡父的朋友，我认为有责任对他儿子提出忠告，并且一再表示愿意帮助他恢复被他废弃了的旧规矩。为此，我到 he 那里去了一次，向他要了帐册，把那无赖村长叫来，当着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面查帐。少主人起初全神贯注地瞧着我查帐，但是当查帐的结果表明，近两年来农奴的人数增加，而家禽和家畜数却大为减少时，伊凡·彼得罗维奇对这一最初的报告感到满意，就不再听我说下去了。而正当我查出问题，严厉



追究这无赖村长，使他狼狈不堪、无言以对时，我却听见伊凡·彼得罗维奇在座位上鼾声大作，这使我大为恼怒。从此我再也不过问他的经济事务，就像他自己一样，让他家的事听天由命去。

可是这丝毫无损于我们的友好关系；因为我深深同情他的这种弱点以及我们贵族青年的通病——危害极大的懒散习性，并从心底里喜欢伊凡·彼得罗维奇；我不能不爱这位如此温柔而又诚实的青年人。伊凡·彼得罗维奇也十分敬重我这个长者，衷心信赖我。在他去世之前，他几乎每天和我见面，尊重我那些普通的言辞，虽然不管在习性上，在思想方法上或是在脾性上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别。

伊凡·彼得罗维奇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各方面都很节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喝醉（这在我们那一带可说是闻所未闻的奇迹）；他对女性很有好感，可又腼腆得像个少女。^①

除了您信中提到的小说外，伊凡·彼得罗维奇还留下许多手稿，其中一部分在我处，另一部分被他的女管家用到家庭的各种用途上去了。比如说，去年冬天，她的厢房窗户上贴的纸，就是他那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的手稿。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想必是他的习作。正如伊凡·彼得罗维奇所说的，这些小说大多是真人真事，是他听人家说的。^②可是其中的人名几乎都是他虚构

① 下有一段轶事，我们认为纯属多余，故未刊载；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保证，这段轶事决不会损害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死后的声誉。——原注

② 在别尔金先生的手稿里，每篇小说前面果真都由作者亲笔写着：从某人处听到（职衔或职业和姓名的头一个字母）。兹为好奇的读者摘录如下：《驿站长》的故事是听九级文官 А. Г. Н. 说的，《射击》的故事是听 И. Л. П. 中校说的，《棺材店老板》的叙述者是 Б. В.，《暴风雪》和《小姐》是听 К. И. Т. 姑娘说的。——原注



的，而村名则出自我们附近的村庄，因此我的村子也曾被提到过。这不是出于恶意，只是由于他的想象力不够丰富。

1828年秋，伊凡·彼得罗维奇因患感冒，转成高热致死。尽管本县那位医术高明、对治疗鸡眼之类的顽疾造诣特深的医生尽了最大努力，终未能挽回。他死在我怀里，终年三十岁，安葬在戈留欣诺村教堂里他父母亲的近旁。

伊凡·彼得罗维奇身材中等，眼睛是灰色的，头发是淡褐色的，鼻梁笔直，脸白皙而瘦削。

尊敬的先生，关于我已故的邻居和朋友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和外貌，凡记忆所及，都写在上面了。如果您认为我信中有些什么可用的材料，我十分恳切地请求您千万不要提及我的名字，因为我虽然非常敬爱作者，但跻身其中是完全不必要的，在我这样的年纪也不体面。谨致衷心的敬意。

1830年11月16日

于涅纳拉多沃村

我们有责任尊重作者可敬的朋友的愿望，对他为我们提供这些材料表示深切的谢意，并且希望读者珍视这些材料中所包含的真诚和善意。

亚·普·





射 击

我们射击了。

——巴拉廷斯基^①

我发誓利用决斗的权利打死他

(在他射击之后我还可以开一枪)。

——《野营之夜》^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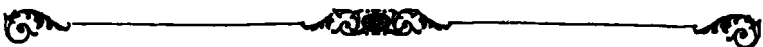
—

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军官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早上出操，练骑术，午饭在团长那里或犹太饭馆吃，晚上喝潘趣酒和打牌。小镇没有一家经常接待宾客的人家，没有一个未婚姑娘；我们总是在同事的住所里聚会，那里除了穿制服的，什么人也看不见。

^① 巴拉廷斯基 (1800—1844)，俄国诗人。

^② 俄国作家别斯士舍夫—马尔林斯基 (1797—1837) 的小说。





跟我们来往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他近三十五岁，因此我们把他看成老头儿。他饱经世故，处处显得比我们精明强干。他总是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说话尖刻，这对我们年轻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遭遇充满了神秘的意味。他似乎是个俄国人，却起了个外国名字。从前他当过骠骑兵，日子过得很快活。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退伍，要住到这个贫困的小镇上来。在这里他日子过得很清苦，但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礼服，不管到哪里总是步行，可是却常常招待我们团的军官吃饭。不错，他的饭只有两三道菜，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但香槟酒却像河水一样流着。谁也不了解他有什么财产，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收入，可是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他有许多书，大多是军事书和小说。他乐于把书借给人家，从来不讨还，可是他借的书也从来不归还主人。他的主要活动是练习手枪射击。他房间的四壁被打得千疮百孔，像蜂窝一样。他收藏了许多手枪，这是他那简陋的土屋里唯一的奢侈品。他的射击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他提出要把梨放在谁的制帽上，用枪子儿打掉，我们团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过去。我们常常谈起决斗的事，西尔维奥（我这样称呼他）从来不参加这种谈话。我们有时问他是不是决斗过，他冷冷地回答决斗过，但从不谈细节。看得出，他不喜欢我们问这种事。我们猜想，他的良心上一一定萦绕着一个什么不幸的事件，一定有人在他那可怕的枪法下成了屈死鬼。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的事情。有一种人，单凭外貌就不用这样去怀疑他。可是，一件意外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

有一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我们像往常一样，喝了很多酒。饭后我们请主人坐庄和我们打牌。他推辞了

